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People of Paradox

美国文化的起源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自相矛盾的民族

[美] 迈克尔·卡门 著
王晶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普利策奖获奖图书

自相矛盾的民族

People of Paradox

美国文化的起源

[美] 迈克尔·卡门 著
王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相矛盾的民族：美国文化的起源/[美]卡门著；王晶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

ISBN 7-214-04210-X

I. 自... II. ①卡... ②王... III. 文化史-美国 IV. K7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6655 号

People of Paradox: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by Michael G. Kammen

Copyright © 1990 by Michael G. Kamm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chael G. Kamm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164

书 名 自相矛盾的民族——美国文化的起源

作 者 [美]迈克尔·卡门

译 者 王 晶

责任编辑 张 凉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页 2

印 数 1—4000 册

字 数 18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210-X/K·557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一位作者一旦完成一本与宏大而复杂的主题相关的小册子——高尔斯华绥称其为记述“意义深远的琐事”的书——通常有兴趣写一篇冗长的序言来为自己的努力正名。虽然我已经试着按捺住这种兴趣,但仍感到有必要谈一谈《自相矛盾的民族》一书的由来、要点和结构;因为写这本书一半出于选择,一半缘于机会。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过去的25年中,许多关于美国文化和性格的书出版了。有一些极富洞察力,很有意思;还有一些或幼稚或愚蠢;而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趋向于印证历史学家雅克·巴曾(Jacques Barzun)的意见:“在所有无人能写的书中,关于民族和民族性的又是最不可能完成的。”在阅读汗牛充栋的文献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普遍的固定特性:研究事物处于过去某个特定时间或者“现在”的状态。我想知道这些作者为什么不更多地关注美国过去前进的动力,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文化趋势的出现呢?

如果说研究美国文明就像找寻阿拉伯凤凰——只存在于传说中,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哪里——那么以前的努力也许都基于不确定的前提;也许要求我们去探究自己历史的形成期——当时的美国史事实上是英国在海外的历史——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公认的祖辈的风格、脾气和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决定我们自己的风格、脾气和习惯的。正如小说家约翰·P·马昆德(John P. Marguand)曾提到的,深入研究殖民时期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能使我们发现原汁原味而非稀释后

的美国特色。

因此,我决定做这样一番研究,并且从研究17—18世纪殖民地变化的进程、产物和体会入手。当然,我研究越深,所获越多(学术研究者以发现他们致力于查明的事物而闻名)。但是,我的感觉最终有点像近来一条新闻中的黑色拉布拉多小狗:“詹姆斯·贝克特先生当时正把一个小布偶反复投进巴吉特海峡,训练7个月大的小狗把它找回来。其中一次投出后,小狗一头扎进水里并且衔回了一条8英尺长的章鱼,这位在海峡里土生土长的居民远离了通常栖息的深水区。我想说,我也可能找回过章鱼。至少,当我第一次全心投入时,所发现的超过了指望和预期。我也愿意把曾经找到的章鱼看做这些海滩的原始居民,不论它是多么笨重和难以捉摸,但是由于机警和通常隐蔽良好,迄今为止都不引人注目。”

这个章鱼的比喻恰到好处,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作为一种头足类软体动物,章鱼周身看起来很复杂。任何有着8条波状触手的东西几乎都无法避免这种复杂性;所以,本书以下的篇章也同样如此。美国历史著作尽管丰富多样,诠释却往往过于简化。因此,我强调了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希望不会以牺牲行文清晰为代价。此外,我并没有把《自相矛盾的民族》当做社会病理学方面的研究,而是试图解开一种复杂文化盘根错节的源头:其复杂性的本质,为何如此,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两难境地。美国文明提供了伟大的机遇;但是,也提出了同等艰巨的要求。在所谓的美国经历中,既不乏宏伟壮观,也有细枝末节。因此,美国历史的诠释者对待双重性时不能模棱两可,必须看到多个问题的多个方面,又不会在下最终结论时犹豫不决。

本书大量涉及了双重性:热情和忧郁、波莉安娜(Pollyanna)^①和卡桑德拉(Cassandra)^②,与美国式听天由命的乐观并存。查尔斯·狄更斯在

① 波莉安娜,美国作家埃莉诺·霍奇曼·波特(1868—1920)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极端乐观者。(译者注)

② 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布莱姆之女,具有预知未来的禀赋,但注定不为人所相信。(译者注)

《马丁·朱泽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中抓住了几分这个问题的本质:

“先生,您来到了我们的国家,现在正是商业大萧条的时候。”少校说。

“爆发令人恐慌的危机的时候。”上校说。

“出现史无前例的停滞的时候。”杰弗逊·布里克先生说。

“听你们这么说我很难过,”马丁回答道,“看起来这不会持续太久的,是吗?”

马丁对美国一无所知,或者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单个美国公民的话都可信,那么美国永远处在萧条、停滞和令人恐慌的危机中,而绝不会是其他情况;但是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日夜随时准备向四福音书作者起誓,美国是地球上人迹可至的所有国家中最欣欣向荣的。

我猜想将被告知我所说的是摩尼教版本。也许吧;但可能称它为信仰诸说的调和更加确切。由此我建议试着调和——通过历史上的美国人,而不是以我一己之力——相异或相对的原则、实践和党派。本书第二部分对诸说调和论有更多的阐述。

本书的谋篇布局和行文结构如何呢?两者都出现了难题,我的解决尚不尽如人意。普罗科费夫(Prokofiev)^①的《彼得与狼》(*Peter and the Wolf*)(1936)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②的《管弦乐队青年指南》(*The Young Person's Guide to the Orchestra*)(1945)都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写:说明并展示交响乐乐曲和乐器的本质与功能。然而我发现前者的构曲令人愉快、深奥精妙,而后者简单重复、机械呆板。在《彼得与狼》中,每种乐器不仅有自己的音色,还有自己的曲调;因此在短暂的序列中,富于变化的主旋律能够激起专心的听众理智与情感的必然回应。我试图从普罗科费夫的榜样中获益,希望读者能够留意某些不连续声音和主题的引入、互感与布局。也许他将因此走运,获得我花了5年时间才凭运气所抓住之物。

说得清楚一点,本书的结构错综复杂到有必要给出简要的引导。在

① 普罗科费夫(1891—1953),20世纪深具影响的俄国作曲家。(译者注)

② 本杰明·布里顿(1913—1976),英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译者注)

第一章里,我试图把探寻定位在美国历史著作这个较大的背景中:在这个领域,我对前辈们充满敬意。在第二、三章里,我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滤镜细查了殖民的起源——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新的观点,但也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概念工具,以便能理解第二部分(第四至第六章)。因此,第二、三章可以作为独立的文章;但是它们对理解第四章提出的总问题也至关重要。第五、六章则提供了对那一问题的详尽论述和说明,首先在早期的现代英格兰,然后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第七章选取了美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独立战争,并且根据第四章讨论的现象、第六章论证的历史发展和先前第二、三章提供的解释性工具来考察它。简而言之,《自相矛盾的民族》的结构既非工整地按年代顺序,也不是完全地按主题排列;而是两者交织。有些读者可能会发现先读第四章很有帮助,因为从根本上它是车轴轴心,我的一番努力依靠它才得以前行。

在那以后的内容,试图辨认和分离出一堆缠在一起的主要问题,把它们置于可能性最大的历史背景中,追溯它们的出现和发展,并且提出一些它们有幸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结果。虽然《自相矛盾的民族》首要关注的是17—18世纪,但似乎有必要指出,至少需简要说明一下我的主题与19—20世纪现实的关系。一方面,我关于殖民地时期的知识帮助了我了解当今美国的风格;另一方面,当代的景象使我能够察觉殖民地稍纵即逝的趋势。简而言之,在伴着《自相矛盾的民族》生活的日子里,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实现的同时性。我曾尝试从文化的决定因素向前展望,也曾从文化的表现形式向后回顾。结果,历史知识、直觉和经验三者相互补充,我已无法区分是以何种方式了。也许,其中包含着我的主题中的一心一意——和辉格党主义——最后两章讨论19—20世纪的尝试也是如此。我这么做,是在试图避免陷入已故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①定义的困境:“美国的作家……有点类似于昔日的宫廷小丑。他的任务就是讲有意义的恶毒的自相矛盾的话,但是他不是构成民族的任何材料的一部分。”

^①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小说家,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者注)

最终我的意图十分清晰：凸显地毯上的图案。我把早期的美国历史看做一条设计繁复的东方地毯。近期大量的工作使这条地毯的经纱与纬纱显得前所未有的分明；但是，它的式样与内在图案仍然难以捉摸。有些学者可能会反对，说上面的论点夸张了（甚至没有单一的图案），并且贬低了勤奋而有智慧的同行的工作。我希望并没有。因为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前辈与同辈的努力。我认为自己强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而没有亵渎它。无论如何，创作《自相矛盾的民族》的原意是探索性、启发性的，旨在激发兴趣，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手段。我赞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的看法，“没有什么能像悖论一样将污垢从头脑中去除”。因此，我相信我对地毯上图案的理解很个性化却不至于离经叛道，富有创见而并非胡思乱想，力求全面同时仍然易于理解。

本书在纽约的伊萨卡^①构思并完成，那个地方曾被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称为“位于东海岸最中心的孤立之地”。康奈尔大学的同事提供了不同方式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的鼓励以及多种见解。1970年12月，康奈尔研究俱乐部的朋友听了我的意见并且作出响应；我的学生多年来始终耐心听讲并且作出具有洞察力的回应。特别是阿尔万·R·布里克、特里·达什、道格拉斯·格林伯格和梅里特·斯托博，他们提供了信息和自己的看法。英语系的桑福德·巴迪克教授、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约翰·雷普斯教授和雨果·布伦特教授周到并耐心地回答了我的许多疑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学科中心、约翰·安森·基特里奇教育基金（由沃尔特·缪尔·怀特希尔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在1968—1969年期间向我提供了15个月的保障，使我得以在理想情况下阅读、思考并着手写作。我深深地感谢这些机构和杰克·P·格林教授，他在巴尔的摩与我进行了一年时间的交谈，其价值无法估量。那一年，埃弗里特和金尼·蒂勒向我提供了舒适的住处。有意思的是，

① 伊萨卡，美国纽约中部偏西南一城市，康奈尔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我和妻子住进去时发现卧室墙上贴着一张新的艺术海报,上面写着:口服避孕药万岁!用夸大的白色字体;但是在旁边的床头柜上,摆着一只来自东方的可爱的黄铜鹤蹲像——一种多产的象征。

本书的部分章节得益于两场富有启发性的座谈会,主题是殖民地时期的比较史,一场是1968年10月于密歇根大学召开的,还有一场是1969年5月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1969年3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早期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教授研讨会上向同行提出了《自相矛盾的民族》中一些主要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提出了友好而富有洞察力的建议,我对此非常感激。

我最要感谢一群好友,他们看了我几个阶段的手稿并坦率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他们是:迈克尔·J·科拉克尔修、戴维·M·戴维森、约翰·迪莫斯、小菲利浦·J·格雷芬、克莱夫·霍姆斯、约瑟夫·F·凯特、沃尔特·拉夫伯、F.J.利维、肯尼思·A·洛克里奇、玛丽·贝丝·诺顿、弗雷德·索姆金和马克·沃克。对这类书来说,特别有必要引用一段传统的防止误解申明,即他们绝不应该对本人的判断和研究中难免存在的瑕疵负责。

桑迪·赫特尔斯顿和罗伯塔·路德盖特兴高采烈地准备了最终的打字稿。还有两位敬爱的女士所提供的帮助比我现在能回忆和报答的多得多:我的妻子卡罗兰和我的编辑简·N·加勒特。关于本书,我可能会战战兢兢地对他们说,就如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①对他的赞助人马尔格雷夫伯爵说的那样:“其中一部分通过了您的认可,而更多的得到了您的修正。”

迈克尔·卡门

1971年8月

^① 约翰·德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戏剧家、批评家。(译者注)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湮没的非主流含意 1

引言 3

第一章 旧世界与新世界 13

第二章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寻求合法性 25

第三章 无脊椎的美国——不稳定的多元社会形态问题 44

结束语 一些相互联系 60

第二部分 千真万确的奇怪混血儿 67

引言 69

第四章 两形体——供参考的结构 75

第五章 冲突、危机与变化——英国殖民的背景 91

第六章 殖民地时期美国的矛盾趋势 115

结束语 一些比较 152

第三部分 两形体的含意 159

引言 161

第七章	美国独立战争的双重性	170
第八章	空间与时间的硬壳,1825—1925 年前后	187
第九章	对位的文明	204

第一部分

湮没的非主流含意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耗费了所有主要精力……伴随着对真相坚定不移的研究……我完全愿意承认我可能犯了许多错。有哪个整天射击的人就等着一箭中的呢？我的不熟练可能会导致错误，有哪个在被迷雾和黑暗笼罩的考古之海上与时间熟练搏斗的人从不触礁呢？我可能被作者的声誉误导，也可能被其他我认为非常真实、值得信任的人误导……可能其他人更熟练，观察他们所熟知的地方的特性也许更准确；如果这些人，或是别人，不管是谁，告诫我在哪里犯了错，我将怀着数倍的感激改正错误……如果这是出于好意，而非抵触和争执之心，后者与良好的教养不相称，而且会影响到真相。

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①：

《不列颠志》(*Britannia*)(1637)

^① 威廉·卡姆登(1551—1623)，英国古文物研究者和历史学家，英国史料编纂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引言

我亲爱的噗噗熊，猫头鹰保持着冷静并且告诉我们说，引言的对立面就是矛盾。

A. A. 米尔恩(A. A. Milne)^①：

《噗噗熊的世界》(*The World of Pooh*)

1790年，在殖民地时期完结和所谓的联邦时代开始之际，诺厄·韦伯斯特(Noah Webster)^②先生评论说：“我们的民族特征尚未形成。”我想，他错了；我这么说很有信心，因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③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④(两位才智过人而且都很专业)认为，美国民族性的基本成分显然实际形成于19世纪初。然而，我对“民族特征”一词却不那么有信心，因为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某种独特的民族气质或神秘性。要从源头上牢牢抓住这样一种民族气质，对像萨摩亚、苏门答腊或列支敦士登这样较小的社会，已经够困难了；对庞大并且异质的民族来说，近乎不可能。

① A. A. 米尔恩(1882—1956)，英国职业作家，创造了一系列经典儿童作品，包括《小熊维尼系列故事》。(译者注)

② 诺厄·韦伯斯特(1758—1843)，美国词典编纂家。(译者注)

③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美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④ 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译者注)

因此,我宁愿谈论民族风格。也许我是在用这样一个委婉的词语自欺欺人;但是,我确实认为风格和特征之间存在差异,前者可以被感知,而后者不行。关于风格,我仅仅是指我们包裹在特定社会角色和情感外衣下的方式,是我们对问题作出回应、与他人建立关系并且认识自己内心现实的方式;是我们所做的调和与妥协。总而言之,“风格模式”的堆积可能会导致美国历史的本体论(ontology)^①研究方法——对美国的现实存在、历史动力和命运的探索。

我认为这值得一试,因为只有一个不清楚何为美国风格的国家,人们才会如此担忧“非美国”事物的威胁。我们中大部分人或出于懵懂或出于自负,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文明是独特的。然而,一旦受到质疑、需要为这种想当然辩护时,大部分人同样会感到不自在。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民族社会都是独特的,只是程度不同或角度不同,但是美利坚合众国也可能独一无二,因为它的独特性相当强烈和复杂。现在这听起来一定有些莫名其妙,所以让我来举例说明一下我的意思。澳大利亚像美国一样已经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但移民的民族起源不像美国那么极度多样化。加拿大像美国一样是个民主国家;但它并非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信奉民主主义(新法兰西从未拥有过代议制政府),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较晚才实现了民主。巴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这些资源不像美国那样易于获取和利用。中国像美国一样,长期以来拥有显著的自我意识和特选意识;但是从伴随的种种暗示看,观念上要排外得多。

要追溯我们自吹的文明“特色”或者说独特性的源头,方法之一也许是思考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文化传播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包含着此消彼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消长之间独特的相互作用。这相当抽象;让我再次试着说得具体些。

假设我们选取了四五项社会制度——例如城市、家庭、学校、契约劳役和教派——并且对哪些影响使它们呈现出殖民地时期美国特有的形

^① 本体论,又称存在论或是论,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分支,主要探讨存在的本身,即一切现实事物的基本特征。(译者注)

式一探究竟,会发现这些制度的欧洲原型以及在北美洲遭遇的特殊环境都起决定作用,更别提殖民和发展期间的那个环境中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但即便有这些因素也不充分,必须包括在内的还有从变化的欧洲社会流入的关于这些社会制度的概念,以及殖民者对传统(不是总能改变的)制度改变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每项制度在欧洲各发挥了什么作用,并研究在殖民地环境中这些作用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是,为什么)。我们也可以探问,哪些欧洲人和非洲人有意识地移植他们的制度以求保持完整无损,哪些人视这些制度为美中不足(希望形成新制度),而哪些人在此事上几乎别无选择。

从而,我们开始观察制度发展的模式,生物学家称之为“渐成说”(epigenesis)^①——“组织细胞作为新产物的形成”——一项关于细胞是通过连续增长而存在,并不是在繁殖过程中就发育成形的理论。此外,如果我们强调年代学变量的重要性,那么又将增加一层复杂性。正如光、热和质量在物理学家眼中是重要的变量,时间的连贯性对历史学家来说也至关重要。在英国人开始殖民之前,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贵格会(Quakerism)作为一个教派出现并不久。因此,两者的约束力和传统在这片荒野上所受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我们还发现制度在不同地区演变的历史也不同,这不足为奇。某些情况下,变化的意识促使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体系;另一些情况下,社会的意外变化迫使人们调整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些情况,现实化和理性化一定近乎重合。在新英格兰,制度一开始相对稳定和可行,但世代相传,变得不复如此。在南部和中部殖民地,情况恰恰相反,制度一开始很薄弱或根本不存在,但其力量逐渐增长,直到一个世纪后,许多都充分发挥了作用。这一对比给史学家的冲击是给予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每况愈下的名声和其他地区蒸蒸日上的外观。

① 渐成说,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胚胎学说而来,他主张各种器官不是以在卵子或精子中就已形成的形式存在,而是由尚未分化的基体逐渐形成的,即胚胎各部分不是在一有胚胎时就形成,而是在发育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渐成说与先成说或预成说(preformation)相对。(译者注)

自半个世纪前美国“帝国学派”(imperial school)历史学家的学说兴盛之时起,我们就已经习惯把殖民地当做英国文化的“反射”,当做英国政治和社会在海外的延伸。我们已经适应了辉格党的谬论,把早期的殖民地当做自己时空的鼻祖,当做民主之参天大树的幼苗。就像小乔治·华盛顿“剥去”那棵可怜的樱桃树树皮,历史学家查尔斯·M·安德鲁斯(Charles M. Andrews)和乔治·路易斯·比尔(George Louis Beer)举起斧子挥向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①的不断生长的幸运树。好吧,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为了弄混我们的隐喻——可能已经更接近于英国文化的反射而不是乐观的超验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s)寻根的花园;但是,在反复使用的寻根和反射这两个比喻之外,我更偏爱第三种选择。我偏爱“折射”一词,尽管它不够优雅,它表示打破某种事物的进程,并使它偏离连贯的直线;“特别是从一种媒介进入另一种不同密度的媒介,在临界点上特定的角度发生偏离”。对我来说,那就是英国文化在北美必然发生过的情况:折射而非反射。

另一个关于欧洲和美国历史联系的概念可能也需要修正。我在想1955年哈茨教授首先提出的一个有争议的假设:由于美国从未经历过封建时期,所以不可能产生实际的右翼传统(或者由于随后的反作用,产生左翼传统)。我对哈茨教授的杰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不敢苟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于他的19—20世纪外推法,而是源于他暗示的殖民地景象。因为美国不是从宙斯脑袋里一蹦出来就长大成人的。虽然殖民地没有经历中世纪封建制度,但那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挣脱了襁褓,马上就进入了现代。

某些历史学家令我感到忧虑,对他们而言,美国历史开始于1776年、1787年或1815年这些奇迹年。他们持的是“完美起源”态度,却遗忘了一个半世纪的预先施肥、萌芽与酝酿——这一隐喻具有无限弹性,把我们再次拉回到渐成说上来。我个人认为殖民时期具有许多中世纪

^① 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被称作美国历史之父,著有十卷本《美国史》,并提出著名的“边疆假说”。(译者注)